



半边天



花边

半 边 天

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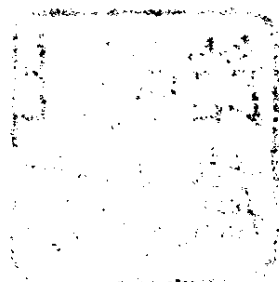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106·731 定价：0.47元

内 容 提 要

《半边天》这本短篇小说集，共包括十六篇小说。

作者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妇女英雄形象，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我们新中国的妇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她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顶起了半边天。小说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语言通俗流畅。

这本小说集是在省妇联和各有关单位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这是他们坚持开门办学的教学实践的成果。



目 录

公社武装部长.....	1
山村女兽医.....	21
养种子蚕的故事.....	38
开山锤.....	57
新来的书记.....	74
木梓树下.....	88
踏遍青山	105
造平地秒的风波	121
新站长	133
争夺	154
新课题	172
方向车	189
车进北风垭	204
新车长上任	215
新机长	225
线路畅通	239

公社武装部长

一

大别山的五月，正是麦收的黄金时节。

前进公社的干部都下队参加麦收去了。公社秘书一连接到玉带河大队打来的两次紧急电话报告，而且都是打给武装部部长的。因为天黑好久了，还没见到部长的影儿，秘书只好把报告记录压在办公桌上。

半夜过后，武装部办公室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电灯一亮，进去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红朴朴的圆脸上闪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虽然满是麦屑灰尘和汗渍，但穿在她那健壮结实的身上，再配上腰间的武装带，依然不减英姿飒爽的风采。她叫黎平，六天前，上级指派她担任了公社武装部长的职务。黎平走近桌边，发现那压着的两份报告，仔细一看：一份是玉带河大队副主任兼民兵连长何水坤打来的；另一份是玉带河大队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严亮打来的。

前一份报告说：“我连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严亮，骄傲自满，爱出风头，对抗领导，影响极坏。要求立即撤换他的职务，望速批示。”

后一份报告更急：“连长何水坤，在麦收大忙时节，工作主观武断，破坏备战备荒。请部长速来解决，十万火急!!!”

看完这两份报告，黎平心里立即翻腾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这时，门开了，一位年近四十，身材魁梧的高个子走进来。黎平一见，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王书记，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去找你呢！”

王书记笑道：“是为玉带河的事吧？我已听秘书说了。”

黎平内疚地说道：“我工作没做好，上来才几天，玉带河就出了问题。”

望着面前的年轻女部长，王书记不由涌出一股关切之情：从基层提拔起来，一下子就遇到这么难处理的问题，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来说；放的担子是不是太重了一些？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多余的担心。黎平是个有心数的姑娘，胆大心细，遇事总喜欢用革命理论去掂量，阶级斗争是闯将，生产斗争是尖兵；她在当民兵时，一个人在高山哨所值勤，单人独枪竟然打死一只七尺多长的白额猛虎，曾受到军分区的通报表扬。这样一棵好苗子，正需要压压担子，放开手让她到实践中经受锻炼啊！想到这里，他用征询的口气问道：“黎平，你看该怎么处理？”

黎平思索了好久，两只眸子一闪，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以前，这两个同志团结合作得很好，这回突然闹起这么大的矛盾，里面可能有复杂的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下去调查，再向你汇报情况。”

“对！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

的开头。”王书记停了停，接着又说：“何水坤是个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同志，性子直，工作积极忠实，就是对理论学习有些放松。最近，他们大队赵支书去县委党校学习去了，全大队革命生产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你去了，要坚决依靠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摸索一下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民兵的战斗作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黎平望着王书记深沉、信赖的目光，心潮澎湃。她好象战士接到命令一样，胸脯一挺，双脚“啪”地一碰，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看着年轻女部长这副英姿勃勃的神态，王书记放心地笑了，欢心的笑容中闪着对年轻干部的无限希望。

二

玉带河大队战备粮仓前围满了收早工的社员。人们看见：仓库大门上挂着一把“守卫牌”大锁。一个腰圆膀宽的壮实汉子，斜背着冲锋枪，叉开两条腿，粗眉下一对大眼睛迸发着愤怒的火花，象威武的卫士一样，挺立在大门的中间。他就是仓库保管员、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严亮。站在严亮对面的是大队副主任兼民兵连长何水坤。此刻，他双眉倒竖，朝严亮吼道：“你到底开不开仓库门？！”

严亮头一昂：“不开！”

何水坤把手中的烟蒂一甩：“胡扯蛋！大队的事，你一个排长倒管起来了，还有没有组织原则？”

严亮声音更高：“不管是大队、小队，你不按毛主席的教

导办事，我就是耍顶！”

“咳，我说严亮呀，你是何必罗？”站在何水坤身后的大队会计鲍金贵，手里提着一把黑算盘，挤上前苦着脸说：“买脱粒机是为了集体，为了群众的利益，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战备嘛，这个道理到哪儿讲也错不了！人家连长没日没夜为队里操心，事没少做，汗没少流，你怎么还要给气他恹呢？”

鲍金贵火上泼油，何水坤更气得鼓起了两腮。

严亮毫不示弱：“谁给气他恹了？是他自己和群众憋气。公社早有通知，凡是战备粮，没经上级批准，一粒也不能动用，他当连长的难道不知道？”

鲍金贵被严亮硬梆梆的话冲得两眼翻白，他眨巴着浮肿的眼泡，把手一扬：“好了，好了，遇上不讲理的人，说得再多，也是白搭。”于是，转脸向着何水坤，阴声怪气地说道：“连长，你当干部的宰相肚子里撑得船，容得他严亮胡闹，我可是看不惯、憋不住，我，我要去公社黎部长那儿告他去！”

鲍金贵话音没落，背后响起了坚定的声音：“我在这里，你就告吧！”

顿时，全场“唰”的一下，目光全都转过来了：黎平挺立在朝阳的金光中，裤管和解放鞋全让露水打湿了，红朴朴的脸上沁着一层细小的汗珠，更加显得光彩照人。

鲍金贵一接触到黎平犀利的目光，全身象触电一样，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想到黎平会突然出现在面前。于是极力使自己稳了稳神，说道：“黎部长，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些民兵象什么话，简直没一点纪律……”

何水坤手一挥，没好气地打断了鲍金贵的话。他觉得全

县赫赫有名的玉带河民兵连，竟然在这个新上任的年轻女部长面前丢丑，太不象话，不由心头火苗一窜，胀红了脸说道：“黎部长，我就是等着你来，你看这乱糟糟的，还象不象话？这样下去，将来还能打仗吗？这样的排长不撤掉还行？！”

严亮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撤吧！撤了我这个排长，我还是个民兵，对你错误的做法，我就是要坚决斗到底！”

“你……”何水坤还想说什么，让黎平按住了。她觉得这时候何水坤和严亮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说清事情的经过，不如暂时先撇开两个赌气的当事人。她看到鲍金贵刚才也卷进了这场冲突，便把话锋一转，说道：“鲍会计，你有什么事，现在说吧！”

鲍金贵没想到黎平盯着自己不放，神色有点慌乱，“嗯”了一声，眼珠子一转，说：“严亮太无组织纪律了，连长决定的事，他要推翻，真是瞎胡闹！他还只是个排长，还得了？！”

“连长决定的什么事？”黎平紧紧追问着。

鲍金贵有些结结巴巴了：“本来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年小麦大丰收，队里才三部脱粒机，忙不过来，连长就让我进城去想办法搞一部来，这本来是为了群众利益和集体生产嘛，可他严亮硬是要反对。”

“那你为什么非要卖战备粮呢？”严亮插上说。

鲍金贵双手一摊：“嗨，问得真好笑。这卖粮买机器，有了机器多打粮，不是辩证的统一吗？有么事不可以呢？”

黎平一惊，脱口插了一句：“战备粮？怎么随便动用战备粮？”

鲍金贵害怕黎平追问下去，马上想把事情掩饰过去，慌忙解释：“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动用，千把多斤稻谷嘛，只是先从仓里借点出来，早稻一熟，不就补上去了？！黎部长，我们队今年早稻长势可好啊，你莫愁补不上，到那时留战备粮，我这会计往算盘上多扒一个子，不就得了。”

望着鲍金贵的腊黄脸，听着他圆滑的言词，黎平觉得味道很不对头。她感觉到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接着问道：“卖战备粮的事支部研究过吗？”

鲍金贵张了张嘴，觉得不便正面回答，便转过脸望着何水坤。

何水坤大包大揽地答道：“麦收正紧，等着脱粒机救急，赵支书又不在家，时间来不及了，是我作的主。”

黎平见何水坤揽下了责任，心想，现在他正主持全队工作，当众和他辩驳不大妥贴，不如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个别找他谈谈。于是仍然盯住鲍金贵：“你买的脱粒机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吗？”

鲍金贵琢磨了这句话的用意，故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当然是农机公司分配的，但要不是搬点老面子，哪来的这顺当。”刚说完，鲍金贵就感到后一句话走走了嘴。

黎平没有放过这句话，她从这里面发现买脱粒机的事，肯定有些蹊跷。于是，又有意地逼问了一句：“鲍会计，玉带河大队去年大丰收，进款多，积累不少嘛，眼下才五月份，怎么买部脱粒机还得卖战备粮？钱呢？”

一点到钱，鲍金贵背脊里的冷汗全冒出来了。他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半点也软弱不得，于是故作镇静地答道：“有哇，

何连长吩咐了，供销社马上有一批化肥拨下来，队里早稻、棉花都等着追肥，得留着钱买化肥！”末了，他又心虚地补了一句：“黎部长要是不放心，可以查帐。”

黎平微微一笑，心想，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接着又问：“真的？”

鲍金贵一咬牙：“真的！”心里却倒抽了一口冷气。

看着鲍金贵的狼狈样子，本来气呼呼的严亮不由放开喉咙大笑起来，周围的社员也跟着笑了。

鲍金贵又气又怕，只觉得耳鸣眼花，不敢久留，分开众人溜了。

何水坤又气又恼，心头火气往脑门上直窜。她上任才几天？一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不解决矛盾不说，还把鲍金贵搞了一通。这脱粒机买不成，地里那么多麦子进不了仓，要是赶上一场大雨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是我何水坤倒霉？！他真想顶撞黎平几句，但又想到她是自己打报告请来的，于是便把火气出在严亮身上，狠狠瞪了他几眼。黎平看出了何水坤的心事，笑着对众人说：“大家快回去吃饭吧，一会又要开工抢收麦子了。”人群走散后，黎平笑着拉了何水坤一下：“老连长，我这肚子打官司了，上你家吃饭去，行不行？”

何水坤说了声“行”后，扭身先走了。黎平对严亮打了个招呼，大步地追了上去。

三

黎平吃完早饭，来到三队打麦场上，同社员、民兵们一

起参加了紧张的麦收战斗。曾经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的黎平，干这些农活，就象一阵风，既快当又利索。不一会，她那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又汗了个透湿。

休息时，打麦场变成了练兵场。民兵们争分夺秒，操起枪就练开了。何水坤喊着宏亮的口令，场上飞起了一阵阵震耳的刺杀声。民兵连长今天把口令喊得特别响，是有意要让黎平看看玉带河民兵连的劳武结合。他想，决不能让严亮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黎平跟着大家练了一阵，又怀着满意钦佩的心情看了一阵民兵们精彩的拚刺，然后擦了把汗，向老赤卫队员、玉带河大队民兵连顾问何大爷走去。何大爷是她爷爷的老战友，战争年代，他俩曾在大别山一起打过游击。

何大爷见黎平走来，连忙放下手中木枪迎上前。说实在的，他从心底喜爱这个当年赤卫队队长老黎的孙女儿。前几天，听说公社党委提拔她担任了武装部长，何大爷比谁都高兴，在王书记面前夸奖了好几次：“可选中了一棵好苗苗，这女伢硬象她爷爷。”何大爷拉着小黎的手走出了打麦场，一听她想了解战备粮的事，便又喊来了几个老贫农，一起围在村后的僻静地方谈论开了：

“平伢，这闹战备粮的事看来很复杂。明的，是两个民兵干部在吵，背后却有人在添油拨火，使暗劲！”何大爷首先摆出了自己的看法。

黎平插嘴问道：“这添油拨火的人又是谁呢？”

“谁？”何大爷敲了敲手中旱烟锅，“我看哪，八成是那个鲍金贵。”平时，何大爷最讨厌这个人，总感到他油头滑脑，

不太正派。按着长期斗争中养成的习惯，老赤卫队员特别注意观察鲍金贵的一言一行。近来，他发现鲍金贵成天围着水坤转，又是递烟，又是陪着喝酒，心里直担心，生怕性子直、考虑问题不拐弯的水坤会上他的当。何大爷详细地向黎平提供了自己了解到的有关情况。

过去，黎平也曾听说玉带河有这么个人，但并不知道底里。经何大爷一说，便问道：“鲍金贵祖上是谁？”

在场的老贫农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原来鲍金贵老家在安徽，解放前夕才搬到湖北这边来。据说，他父亲曾经当过地主的帐房先生。鲍金贵从小跟着他父亲学了点“九九八十一”的归除法，就凭这两下子，从农业社到现在，一直担任会计职务。“四清”那年，查出他有经济问题，本来撤了职的。后来，他假装积极，到处拉关系，给队里买化肥，搞机械，水坤见他有“能耐”，又把他搞到大队当会计。

黎平详细地把这些情况记在本子上，接着又问老人们：“这次买脱粒机，里面有鬼没有？”

黎平这一提醒，何大爷又猛然想起一件事，忙说：“很难说没有鬼！前几天有社员看见他又在农机厂钱老五家喝了一下午酒。”

黎平停住笔：“钱老五？”

何大爷解释道：“我那小孙子在农机厂工作，听他说，钱老五原是个铁铺老板，公私合营时转入农机厂，这家伙尽在外边搞地下黑包工，厂里正在集中调查他的问题。”

黎平会意地点着头，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重要情况。送走了老贫农后，她心里象云波在翻滚：城乡小生产者每日

每时都在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复杂了。看来，民兵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啊！想到这里，黎平紧了紧腰间的武装带，信心百倍地向打麦场走去。

四

傍晚，天气闷热起来。黎平和何水坤吃过晚饭，各自搬了一把小竹椅到前院，坐在桃树下边乘凉边谈心。黎平首先从商品交换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卖战备粮，非法私购脱粒机的严重性；接着，摊开了笔记本，摆了贫下中农对鲍金贵的反映。听着年轻女部长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何水坤慢慢口服心服了。他向黎平表示，一定从思想上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但对于鲍金贵，他却保留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人工作积极，肯为队里办事；当然，也有缺点，但还不是阶级敌人嘛！

黎平不同意他的看法。她合好笔记本，严肃地说道：“事实会替我们作结论的。昨天请示了公社王书记，我想，当前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专人清查鲍金贵的帐目；二是派人去县农机厂调查鲍金贵同钱老五的关系。”

何水坤想了想，猛地站起来：“好吧，查查也好！有问题饶不了他，没问题也省得瞎猜疑，影响他的工作积极性。”说罢，他解开衣襟扇起风来。不知是天气闷热，还是心思烦躁，何水坤那肌肉结实、宽阔厚实的胸脯上竟沁出了一层细密密的汗珠。

黎平也站起身来，手攀着蜜桃累累的桃树枝，久望着天的西边：太阳落下去了，晚霞血红。忽然，她发现薄刀峰背后有一团乌云正在向前移来。她记起了当地的一句气象谚语：“薄刀峰戴帽，说话雨就到”，便忙转身对何水坤说道：

“你看，薄刀峰上滚着乌云，说不定天气又要变。”

何水坤望都不愿望一眼，他只看到头顶还是湛蓝的天穹，撇着嘴笑道：“没事。好好的大晴天，起一两片乌云能成多大气候？”

黎平认真地提醒着：“这一两片乌云，虽然是悄悄涌上来，说不定要带来一场大暴雨哩！”

黎平刚说完，屋檐下的电喇叭突然停止了音乐广播，传出公社广播员急促的噪音：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根据县气象站预报，今天午夜后到明天白天，我县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望各公社、大队做好水库渠堰的防汛准备，已割下来的小麦要突击收打，防止霉烂烧垛……”

何水坤好似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他想到地里割倒未捆的麦子，打麦场上来不及脱粒的麦捆，心头仿佛浇了一瓢滚油。正待他准备跑步出村时，黎平一把拉住他，镇定地嘱咐着：

“老何，应该马上把劳力组织起来，连夜突击，地里割倒未捆的麦子，迅速抢运到麦场，码成垛子用塑料布盖好，前两天运到麦场上的麦子，想办法突击打完。”

“好，我就去通知！”说罢，何水坤拔腿就跑。

黎平追上前去，补了一句：“连长，我们分头干吧！我负责打麦场，你负责抢运地里的麦子，正好发挥一下民兵的突

击作用。”

“行！”何水坤头也不回，急着应了一声。

扣人心弦的钟声在夜空中震响了，玉带河大队男女老少一齐拿着工具从屋里奔了出来。何水坤正带领一帮壮劳力和基干民兵往地里跑。半路上，让鲍金贵一把拉住了：

“连长，听到广播通知没有？有大暴雨啦！”

“废话！没听到往地里跑什么？跟我抢麦子去！”何水坤边说边走。

鲍金贵边退边拦：“连长，问题严重啊，赵支书不在家，烂了小麦可不好办，你责任不小哇！”

水坤没理他。鲍金贵又说：“哎，连长，这脱粒机还买不买？麦子等着要脱粒，耽误不得罗！我看，你不要听黎平那一套话，站着说话腰不疼嘛，出了问题还不是你挨批，社员也不满意呀！”

“算了，战备粮不能动！”何水坤不耐烦地吼道。

鲍金贵慌了神，很快眼珠子一转，又想出了主意：“你呀，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直筒子、死心眼，战备粮不能动，卖小麦也行嘛！多添一部机器，总比白白烂了好！”

“烂了也比搞非法的商品交换好。鲍金贵，今后你少在我面前拨弄！”何水坤说完，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吼道：“鲍金贵，晚上去参加抢收麦子，明天把你的帐交出来审查！”

鲍金贵好似五雷击顶，惊呆了。顿时，眼黑腿软，差点栽到路边水坑里。他定了定神，踉踉跄跄地朝大队部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想：就这样束手待擒？不，我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鲍金贵牙一咬，加快了脚步，钻回了大队部，一会